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

张 辉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这为以“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作为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深刻重构了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广泛的通用技术赋能，推动产业结构在存量和增量两个维度上实现协同演进与高级化跃迁。微观层面，人工智能不仅可以通过构建高效的人机协同生产模式释放生产要素的增长潜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且能够推动组织形态向扁平化、网络化转型，促进资源、信息的高效流动与共享，增强企业间的关联性与协同创新能力。宏观层面，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深入赋能传统产业，通过优化要素配置、重塑生产流程、创新商业模式等方式推动“存量革新”，增强传统产业的韧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助力以智能芯片、智能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实现“增量突破”，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数实融合的大趋势下，“人工智能+”正在加速产业重塑，实现产业结构系统性优化与整体性升级，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立足存量革新提升资源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当前，我国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数字经济深度发展的背景下面临数实融合不均衡等结构性矛盾，导致产业“腾笼换鸟”之后“凤凰涅槃”后劲不足。破解传统产业难题，关键在于以“人工智能+”盘活存量资源，让传统产业在智能化改造中焕发新活力。其中，有几种方式和路径值得关注。

一种方式是推动“人工智能+生产制造”，构建高效的智能生产体系。传统产业的生产环节过去往往容易因为流程冗余、设备利用率不足、质量管控依赖人工等问题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人工智能+”可通过部署工业传感器、物联网平台，实现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分析，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助力搜寻最优生产线操作参数，自动检测制造缺陷以精准优化生产流程。数智赋能可以显著提升设备利用率和质量管控水平，推动生产模式向“数据驱动”转变。

另一种方式是深化“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打造灵活敏捷的产业模式。传统产业的产

业链条长、协作环节多，容易存在信息不对称、响应速度慢、供需匹配不精准等问题。依托“人工智能+”构建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可打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再到研发的全链条数据闭环，实现从供给端到需求端、再到服务端的智能联动。一方面，通过消费端大数据分析，企业可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变化、把握市场发展趋势，更好布局生产；另一方面，借助供应链智能优化算法，可依据市场需求动态调配库存、物流等资源，在大幅提升产业链整体库存周转率的同时，有效支撑企业柔性化生产以及技术、产品研发。这种模式创新可有效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产业链整体响应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还要看到，当前我国传统制造业竞争优势多集中于生产端，亟需通过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推动“产品+服务”双轮驱动的转型升级，实现范式革新。在这一过程中，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产业价值链，从资源消耗型向知识服务型转变，完成从产品输出向服务输出的跃迁，为制造业由大到强提供关键支撑。

依托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生产制造、产业链协同，完成“中国制造”的经验智慧积累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够助力存量资源在数字化浪潮中实现效率跃升，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这是我们的实践经验，也是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

聚焦增量突破开拓发展空间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现在，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演进，深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对推动增量资源质效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大意义。

不容忽视的是，人工智能自身及在赋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从人工智能自身发展来看，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高端芯片、核心算法等关键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原创性成果相对不足。在赋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面，人工智能与产业的融合深度和广度仍有提升空间，在利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服务等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应用与盈利模式。人工智能在推动未来产业从概念走向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还需要突破技术转化、产业链协同等多重障碍。面向未来，要聚焦关键问题精准发力，通过强化核心技术攻关、推进融合创新、布局前沿领域，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作用，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

一是强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我国强大的人工智能人才供给优势，聚焦人工智

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4月25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能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通用目的技术领域研究，努力突破“卡脖子”技术。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开展攻关，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机制，聚焦高端芯片、机器学习算法、智能传感器等关键领域，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协同创新，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提供从原创科研到实验性应用的支撑平台。

二是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融合创新。针对新兴产业的特点和需求，深入挖掘人工智能重塑产业价值链，从资源消耗型向知识服务型转变，完成从产品输出向服务输出的跃迁，为制造业由大到强提供关键支撑。

三是引导人工智能赋能未来产业前沿领域。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人工智能在未来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加强对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前沿领域的研究和布局，提前开展技术研发和应用探索，建立未来产业创新孵化平台，为创新企业和团队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风投对接、市场推广等一站式服务，培育一批具有前瞻性和颠覆性的未来产业项目。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的规则制定，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和创新资源，提升我国在未来产业领域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深度融合筑牢产业体系根基

近年来，中央明确提出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作为通用目的技术，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体现的是科技之变、动能之变。当前，随着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大模型不断登场，人工智能对存量的革新和增量的突破可以推动产业间从“单向赋能”转向“双向融合”，从而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根基。

第一，以“人工智能+”打破产业边界，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技术协同融合，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人工智能依

托传统产业技术平台向传统产业渗透时，既能重构传统产业的运营流程，推动其从规模化生产向智能化转型，又能与新兴产业的技术成果形成互补联动——传统产业在实践中产生的技术需求为新兴产业提供研发方向，新兴产业的前沿技术则通过“人工智能+”的转化应用，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支撑。这种双向技术协同不仅能提升单个产业的技术成熟度，更能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技术标准的衔接与统一，构建跨产业的技术协同网络。

第二，以“人工智能+”激活资源价值，推动传统产业与未来产业的要素联动融合，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素配置。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在于对数据、技术、资本等关键要素的高效整合与转化，传统产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海量场景数据与运营经验，是未来产业突破技术瓶颈、实现商业化落地的重要资源。通过“人工智能+”的要素链接作用，传统产业的存量要素可转化为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为未来产业提供真实的应用场景与数据保障。同时，未来产业的前沿要素也能反哺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要素利用效率。这种要素在产业间的双向流动与高效转化，既能盘活传统产业的存量资源，又能加速未来产业的培育进程，推动要素在整个产业体系内实现优化配置。

三是以“人工智能+”构建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生态共生融合，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统韧性。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搭建跨产业协同平台，能够打破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的界限，推动三者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层面形成深度协同的闭环生态。在这一生态体系中，传统产业凭借其成熟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基础，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供落地场景与市场空间；新兴产业作为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连接传统产业的升级需求与未来产业的技术供给；未来产业则通过前沿技术创新，为整个生态体系提供长期发展的技术引领。这种多产业共生的生态融合模式，不仅能提升单个产业的抗风险能力，更能推动产业体系集群化、一体化发展，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作者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大力支持提振消费。近年来，伴随着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度应用，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到消费的各领域各环节，不仅有助于创造更多消费场景，还能显著提升供需匹配效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要，成为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动力。

先看数字经济是如何影响消费的。从扩大消费主体看，数字经济释放消费群体购买潜力。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消费用户群体不断打破年龄、性别、地域等因素限制，出现了“90后”“00后”“银发族”等数字消费新势力。其中，我国60岁以上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超过50%，“银发族”展现出拥抱数字经济和享受生活的消费理念。从升级消费对象看，数字经济催生新产品。这样的新产品是指通过网络、数据、算法、算力等形成的新型商品或服务形态。新商品包括可穿戴智能设备、自动驾驶汽车、无人飞行器等，2024年中国腕带智能设备出货量位居全球前列；新服务包括在线购物、网约车、数字娱乐等，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传统服务交易中当面交流和实体交付的繁琐流程，激活潜在消费。

从丰富消费场景看，数字经济打造多元化消费体验，无人便利店、自动售货机等无人零售设备，增加了消费者智能选购和结算服务的便捷性；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发展起来的沉浸式消费，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消费乐趣；直播销售增加了消费者与主播的互动，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从创新消费模式看，在新技术支持下，利用互联网平台让闲置资源流动起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既降低使用成本，又创造新的消费活动。

再看数字经济影响消费活动的内在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消费是市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市场活动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消费自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一方面，从消费的公平性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普惠性，开放流动的数据，无处不在的信息基础设施，随时随地可接入的数字平台，为各类群体提供了均等的消费和交易条件。另一方面，从消费的效率性来看，数字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激发了消费意愿。商品流通与交易方式密切相关，交易方式越便捷，交易成本越低，交易活动就越频繁，流通速度也就越快。在线消费等依托数字技术的消费方式，帮助买卖双方跨越时间和地域限制，以最快速度实现供需匹配，较大程度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受生产、分配、流通的影响。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稳定居民收入、创新流通和消费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而进一步有效提振消费。

稳就业才能稳消费。通过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扩展就业渠道和扩大就业容量，使更多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和敢消费，这是提振消费的关键。顺应当前消费需求正从产品消费向体验消费、从线下消费向线上消费转变的趋势，加快创造更多数字经济领域高质量就业岗位。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积极培育数据标注等新业态，为劳动者提供职业发展新空间。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既要勇于打破附着在户籍上的社保缴纳、岗位准入等限制，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也要积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优的职业信息搜索、社保缴费、补贴申领等公共服务，用稳就业来稳消费。同时，加强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低收入群体数字消费的不可及性。

消费行为受到消费环境与流通效率的影响。消费环境包括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等，能够影响消费者决策。数字经济中的交易更多依靠平台中介，在一些交易中会遇到规则不可改、双方不可见、交易物品不可感的情况，因此亟待营造让消费者敢于消费、放心消费的消费环境。着力加强政务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消费信用体系和质量监管体系，营造安全诚信的网络消费环境；加大在线消费纠纷源头治理力度，发展放心消费网店；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电子票据的应用场景拓展，让消费过程更高效便利。加大数字技术在出行、旅游、康养等领域的应用，构建智慧街区、智慧商圈、智慧门店等消费新场景，为消费者创造更具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加快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应用，实现物流信息实时跟踪共享，商品流通快速精准。

消费亦能引领生产。数字经济创造了新消费产品，对新消费产品的需求反过来能够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变化，进而拓展新的消费空间。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用好我国人均上网流量持续增长的机会，积极发展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旅游等新型服务业，培育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壮大低空经济等基于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应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新消费增长点。在提升产业效率方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在设计、生产等环节向数字化和协同化方向发展；稳步推动产能共享平台建设，积极盘活闲置产能和闲置设备，发展弹性供给和弹性生产模式，降低生产成本。在优化供给体系方面，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长效机制，催生一批数智应用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推动供需结构适配，更好激发消费潜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版编辑 欧阳优 钟梓滨 美编 高妍 来稿邮箱 jrbll@sina.com

把握宜居城市建设着力点

刘 奕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强调“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牢牢兜住民生底线”。现代化人民城市是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载体与依托，生活性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对人口及产业的吸引力，是反映城市宜居度、竞争力与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当前，要聚焦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兜住民生底线等目标，在城市发展中精准把握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着力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

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出于面对面服务的需要，生活性服务业的布局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消费需求的分布，城市是生活性服务业的主要聚集地。一座活力十足的现代化都市，必然有着蓬勃发展的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需着眼于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百姓在城市里生活得更加便利舒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享受型消费的需求明显增加，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体现为文化教育、休闲娱乐、医疗保健、旅游度假等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持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鲜明特征，也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居民对多样化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也引发了大量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为服务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市场土壤。生活性服务业具有就业包容度高的显著特点，不仅为农业转移人口等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岗位，也为大学生兼职、灵活就业者创造了丰富的机会，是广大劳动者就业的主要渠道。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城市就业“蓄水池”的容量，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随着服务业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愈呈现出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生活性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不断涌现也将改变城市的投资和就业结构，从而在更为不同技能、经验、学历的劳动者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助力城市构建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

在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已成为提升人才吸引力的重要手段。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决定了生活性服务业的本地化特征。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供给能力、类别多样和便利化程度，成为影响劳动力特别是年轻群体居住决策的主要因素。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提高城市便利性和舒适度、提升本地劳动者福利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关键着力点。

还要看到，在城市更新与发展中，不仅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更需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城市独特历史文脉的传承，这也是塑造城市灵魂、避免千城一面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的690多座城市中，生活性服务业特色多种多样，文脉芳华各美其美，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医疗健康、特色餐饮等生活服务设施像

毛细血管一样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成为了城市独特气质塑造的重要支撑。各地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元素，如淄博的烧烤、云南的民宿酒吧等，这些独特的生活服务资源像是城市形象的一张名片，深刻塑造了当地居民生活方式、产业形态和城市风貌，促进了城市的文脉承继和区域间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找准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重点

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需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始终围绕城市中“人”的全面发展进行谋划。当前，根据人口流动趋势、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规律，城市发展应重点匹配社区居民、老年群体、市民和旅游者等的服务消费偏好，着力完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软硬件设施，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一是优化城市社区服务。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约75%的时间在社区中度过，到2035年将约有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社区。通过盘活利用城市存量资源，在社区公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和适配性生活服务，可以帮助社区对接大需求，是城市更新与惠民生紧密结合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应着力建设社区服务硬件设施，包括建设邻里服务中心、共享书房、居家养老服务站、健康小屋、文化活动室等。另一方面，应拓展社区居民适宜步行范围内的生活服务，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育服务，增加社区助餐、家政便民、物业服务、健康服务、文化休闲等多样化服务供给。

二是大力发展养老助老服务。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

口、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达3.1亿、2.2亿。发展养老助老服务不仅是城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可考虑加快建设康复医院、护理院等，拓展医养结合服务，推进公共空间、消费场所的无障碍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发展健康管理、养老监护、心理慰藉等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家政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养老上门服务，提升相关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是补齐新市民服务短板弱项。新市民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为新市民提供高效的生活服务，不仅有利于留住规模巨大的新增劳动者，更能带动万亿级的新消费需求。一方面，应鼓励建设新市民服务中心、爱心驿站等服务网点，着力提升城市服务保障水平。构建灵活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广面向新市民的AI+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等。另一方面，应通过优化公共服务，解决新市民落户、子女入学等问题，构建多层次的新市民普惠服务体系 and 信用体系，助力新市民更好融入城市。

四是提升文化旅游服务。近年来，大众出游进入体验经济时代，城市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多元的文旅游憩场景，成为了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在城市进行的文旅休闲活动，需要以品类丰富、业态完备的生活服务体系为依托，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应着力培育城市对新型文旅消费的承载力，积极推动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街区等一批文旅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商旅文体融合的新型消费载体。另一方面，应扩大文化演出、影游娱乐、体育赛事等服务市场供给，持续推进文旅消费便利化和城市公共服务的智慧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服务经济与互联网发展研究室主任）



数字经济

杜庆昊